



天浴

侯广谊◎著

UNFAITHFUL

走进一个特殊年代
读解一段曲折恋情

感受叛逆与爱的力量 展示人性朴实的本原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浴 / 侯广谊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
2005.5

ISBN 7-5317-1780-8

I. 天... II. 侯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0593 号

天 浴

作 者: 侯广谊

责任编辑: 安 璐

装帧设计: 北京星河之源牛犊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邮 编: 150020

印 刷: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

书 号: ISBN 7-5317-1780-8/I·1685

定 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购书热线 (010) 82117051 82117050



作者简介：

侯广谊 1942年出生，湖南湘潭市人。年轻时在西安学习音乐，后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。1964年至1966年受派参加市委社教工作队，先后在湘潭、浏阳农村工作三年。

1980年首次发表短篇小说《苦瓜》，获省级二等奖（载《湘江文艺》即《湖南文学》前身，1981年元月号）。

《天浴》是他历时十载创作的一部湖南浏阳乡土长篇小说。



北京星河之源出版部协助发行

010-82117051

010-82117050

特殊年代的“特殊”爱情，撼人心弦的离奇故事；在无可抗拒的灵与肉的搏击中，陈腐与世俗苍白无力。在天浴这部震撼心灵的绝代恋情小说中，尽情领略纯美的人性爱的伟力。



天浴

侯广征◎著

UNFAITHFUL

走进一个特殊年代
读解一段曲折恋情

感受叛逆与爱的力量 展示人性朴实的本原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总 监 制：李 振

监 制：李 啸

责任编辑：安 璐

封面设计：北京星河之源牛犊工作室设计
标点工作室

湖南的浏阳同外地比起来，很有些奇异之处。因为有了这些奇异之处，浏阳就变得像一块巨大的磁石，将省内外、国内外数不清的客人都吸引了过来。其中更有不少的人，甚至把这里当成了天堂，当成了人生的最后一站。

那么，浏阳到底有哪些奇异之处呢？如果不装假正经又不讲假话的话，恐怕首推的应该算是这里盛产美女。浏阳的女子，一个个肌肤白净细嫩，一个个眉眼秀丽多情；一个个腰身尽如绵柳，一个个性格还十分温顺，既有江南女子的柔情妩媚，又有北方女子的纯朴大方。并且，这里美女的数量和密度，有如繁星满天，数不胜数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不像某些地方，虽然也出美女，但那美女却寥若晨星，路上走了半天还难得看到一个。

说到这里盛产美女，本来就很有些奇异了，其实，还有比这奇异更奇异的地方，就是浏阳一带的女子，有“天浴”的习惯，天浴就是露天洗澡。而且，洗澡的时候，是允许别人随意观看的。观看的人还可以在旁边同她平静地交谈。交谈的人可以是同性，也可以是异性。

于是，外界就有了议论。一些老夫子每次看过天浴之后，脑壳摇得像拨浪鼓，愤愤地而又气喘吁吁地斥责道：有伤风化啊，成何体统、成何体统！一些人类学兼民俗学的专家认真考察过天浴之后，倒显得心平气和，并且还作出了科学而公允的论断：这是由野蛮到文明进化得不够充分的表现，是洗澡发展史上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。而某些见多识广且思想有点西化的人却不以为然，认为这恰巧是文明的高级阶段才有的现象。高级阶段就是返朴归真。返朴归真就是男男女女都不穿衣服，回归自然，回归到人类的童年阶段。思想西化者们还十分雄辩地举出了强有力的佐证：西方的男男女女，不都是赤身裸体在海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吗？难道他们的文明程度比我们低？难道他们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性器官，以招引异性进行交媾？



幸亏浏阳的女人忍性蛮好，不管外界怎么议论，只当没听见，年复一年，依然故我，照样天浴不误。而她们这样顽固地坚持着天浴，却把男人们害惨了。男人们历来有些糊涂而又容易冲动，面对这种场景，往往拿不准对方是挑衅还是考验。尤其是外面来的男人，少见多怪，看到了天浴，肯定会要受到刺激。这种刺激太过强烈，超越了能够承受的程度的话，接下来多半会产生出罗曼蒂克的事来，产生出具有浏阳农村特色的罗曼蒂克来。过去，就有不少的下乡干部，在那里演绎出了罗曼蒂克的故事，“翻了船”，丢掉了政治生命。

林伟参加了浏阳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他是预备党员，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，这次担任了集玉大队工作组的副组长。

社教运动又叫“四清”运动，这个运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运动。阶级斗争是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事了，与罗曼蒂克当然是水火不相容的。每个工作队员都发了一本“工作队员守则”，又叫工作队员“十不准”，那里的每条“不准”都对工作队员作出了严格的要求。另外还有一条“不准”没有写进去，是市委书记在动员大会上口头宣布的——不准看浏阳的女人洗澡！这个口头宣布的“不准”，在以后的各种大小会上，各级领导都念念不忘向队员们敲敲警钟，算是“勿谓言之不预也”，也是提醒队员们“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”。

奇怪而又可怕的是，林伟到达驻地的第一天夜里，就犯事了，就演绎出了罗曼蒂克的故事来。

每个生产队要派驻一个工作队员。集玉大队有八个生产队，派下去的八个队员是清一色的男同志。到达公社当天下午，他们便身背行装，怀揣“工作队员守则”，奔赴集玉大队。

当晚，八个队员都歇宿在大队部。小林上床后，翻来覆去，很久没有睡得着，后来竟有些恍惚，便下了床，推开门，轻轻走出了房，只见从屋顶的瓦隙间漏进来一线一线的光，他又轻悄悄地打开大队部的大门。呀，门外一片清亮的月光，把农田、垄中的小路、溪流、溪流上的青石板桥照得一清二楚。不远的山边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农舍，有灯，很亮，在旷野里很显目。

小林踏着田间的小路信步朝农舍走去。初秋的晚风吹拂着他的头发和衣裳，又掠过稻田，掀起层层稻浪。稻浪缓缓向前方推去，消逝在远方。风中夹杂着松枝的气味和泥土的芳香。田野里除了蟋蟀的叫声和几声蛙鸣之外，一片宁静。猛然间，小林发现这座农舍旁边的空地上，一个女人正在月光下“天浴”。此刻，由于好奇心的驱



使，他竟忘记了领导的一再告诫，见四下里没有别人，便悄悄地、一步一步朝那女人走去。“天浴”的女人始终只是背对着他。他虽然看不清那女人的长相，但从体态上看，那一定是个年轻的女子。他一直等那女人慢慢洗浴完，又看着她光着身子进了屋，他略微等了等，才走到农舍跟前。月光映照下，农舍四周树影斑驳，竹叶婆娑。农舍只一间，是用木头和木板搭成的，下面用树木架空，离地约四五尺，有木梯上去。一只小白狗摇着尾巴迎了上来，并不咬他。他拾级而上走到了这间木屋的门口。

原来木屋里面是点的电灯。灯光下，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坐在地铺上打鞋底。这不是芹芝吗？不就是白天进队时，见到的芹芝吗？刚才“天浴”的正是她！记得曾让他十分吃惊的是，自己在城市里大街小巷转了二十多年，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会在浏阳这偏僻的山乡里撞上了呢？莫不是在梦幻中见到了仙女？而实实在在的是，他白天不但同她交谈了，还一同看了水牛配种，他还接触了她那温润而柔软的身体……原来她就住在这里！

小林走过去站在芹芝身边，只见她一头乌亮的头发披下去，覆盖住一边肩头，另一边肩头裸露在外面，肌肤洁白而近乎半透明。一种女人肌肤特有的香气散溢出来，令人陶醉。她穿着短短的上衣，衣服薄如蝉翼，不知是什么质地的。胸脯在薄如蝉翼的衣服下面激烈地耸动着。

她始终没有抬起头，只是轻轻说了一声：“坐呀。”

小林四下看了看，房里没有凳子，便挨着她的身子坐到地铺上。沉默了片刻，小林终于忍不住，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帮哪个打鞋底？”

芹芝并不回答，只是将小林的一只脚扳过来，拿手上的鞋底去比他的脚，长短大小正合适，说道：“帮哪个打的，还要问？”

小林欣喜无比，一把握住芹芝的手，轻轻地抚摸着，说道：“谢谢。”

芹芝转过脸来，嗔怪地说：“你没有别的话说，只晓得讲谢谢两个字？”

小林望着她，只见几颗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眶里滚落下来，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，更加显得楚楚动人，便赶快拿手帕帮她揩掉眼泪，紧紧地搂住她，动情地说：“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！”

芹芝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，向门口努了努嘴巴。小林会意，立

即站起来，准备去关门。一直静静地伏在旁边的小白狗摇着尾巴也站起来，走在他前面，然后伏在门外的梯子上，竖起一对耳朵，一动不动，好像在帮他们当警卫。

小林关好门，转过身来，只见芹芝仍在哭泣，而且抽抽搭搭起来，便走过去，不安地问道：“什么事这么伤心？”

芹芝不回答，只是顺手从身旁拿出一本牛皮纸的簿本递给他。小林看了看，这不是家里的户口簿吗？他翻开第一页，登记的是他的父亲，其次是母亲，再其次是自己。后面的一页，用很粗的笔画写着芹芝的名字，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“×”。下面有批文：籍贯浏阳农村，出身地主，不予登记，退回原籍。小林一看，顿时怒火万丈，将户口簿几下撕得粉碎，抛向空中，高喊道：“我不要户口，不要户口！”

芹芝见状，破涕为笑。这种笑，不是白天的那种莞尔一笑，而是多了几分柔情，多了几分妩媚。令小林感到奇怪的是，眨眼之间，两人身上已不着一丝，只见芹芝洁白如玉的躯体横陈在地铺上，羞怯万分地抱着胸脯，闭上了眼睛。

小林此刻已十分冲动，身体内像涌动着一股热流，从喉咙一直涌动到腹部，从腹部又涌动到两腿之间的连接处，仿佛这里有一道闸门，如果此刻不立即打开这道闸门，释放出这股凶猛的热流，顷刻之间自己就会被窒息而死。他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去，紧紧地抱住芹芝，试图找到打开“闸门”的方法。两人在地铺上翻云覆雨，滚成一团，芹芝温顺地一任他胡来。不一刻，小林只觉得一股汹涌的热流涌向“闸门”处，仿佛也有一支如公牛那样的肉柱弹射出来，而且里面汩汩地涌出一些什么，快活至极。

正当这时，却听到小白狗汪汪地叫了起来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小林慌忙去拿遮羞之物，一摸，原来裤子还在身上穿得好好的，但上面已是湿乎乎、滑腻腻的一片了。他仔细地听了听，并不是小白狗汪汪的叫声，而是睡在对面床上的工作人员蔡老惊天动地的咳嗽声。

啊，原来刚才是做了一个浏阳梦——湖南人把专遇着好事的梦，或者即使不是做梦，成天幻想着会有好事出现，都叫成做浏阳梦。小林这个浏阳梦是在浏阳做的，非常美丽，他感到全身都是快乐的。但他马上警觉起来，上级领导多次宣布、提醒，不准看浏阳女人“天浴”，而刚才在“太虚幻境”里的经历，已远远超过了看“天浴”的

程度。虽然这是梦里的事——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——说明自己已动了尘念。于是，他立即在自己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把。这是他第二次惩罚大腿了，他要让自己再一次记得痛楚。

二

小林醒来后，好半天都还在回味着这个梦。这是个快乐的梦，也是个罪恶的梦，这都是因为白天进队以后，受到太多太多的刺激……

现在回过头来，再说说林伟一行八人，当天下午进队后发生的事情。

进入集玉大队后，要经过一个山坳坳。此刻，从山坳坳里升起了一缕晚炊。炊烟升到一定的高度就不再上升，像一滴油滴在水面上，微微荡几荡再向四面八方散开来，散开来后的炊烟复又聚成荷叶状，飘泊在群峰之间。这里肯定有人家了。

果然，转过山角，透过一丛竹林，几座农舍就猛然出现在眼前了。炊烟就是从农舍的屋顶升到天空的。农舍建在傍山的高坎上，外边是晒谷坪，有一条斜土路上到晒谷坪去。晒谷坪里这时站着几十个人，正在围着两条粗壮的水牛看着什么。突然，几只狗朝这边叫了起来，晒谷坪里的人一齐将目光投射了过来，望着这些陌生的城里人。

走下坡来迎接工作组的是集玉大队的大队长甄国安，他对工作组的同志招呼道：“这是进我们集玉第一个生产队，叫蛇形生产队。我家就住在坎上。到大队部去还有三里多路，是不是歇一歇，喝口水再走？”

队员们面面相觑，不敢乱答腔，眼睛一齐瞄着何组长。

满脸络腮胡子的何组长爽快地答道：“歇一歇吧，同社员们见见面，顺便到大队长家里看看。”

队员们上了晒谷坪，早有人搬出了凳子泡上了茶，他们便一个个放下行李坐了下来。

只有小林走在后面，他走上斜土路时，鞋带子散了，刚一弯腰，背包也散了，被子、蚊帐、书籍散落一地。他手忙脚乱正要去收拾，

忽听到晒谷坪里“哞”的一声，只见原先围着看水牛的人纷纷向外散开，一条水牛正迅速窜到了另一条水牛的身后。可能牛要斗架了，小林非常害怕。如果两条水牛追下来，势必要经过这条斜土路，他不被牛角顶穿肚子，也会被牛蹄子把胸脯踏瘪。为了对付这一可能发生的险情，他的身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山坎边，目光却舍不得离开这两个庞然大物。

两个庞然大物往下干的事情竟使得小林惊异万分又大开眼界：蹿到后面去的水牛完全没有斗架的意思，倒是变得十分斯文起来，在前面水牛的屁股上左嗅嗅，右嗅嗅，像在查验什么。温文尔雅了一阵子后，突然，它像发了狂似的，将头往上一昂，一对前蹄拔地而起，前半身已悬在空中，仿佛要腾空而去的样子，一副英雄气概。但它并没有腾空而去，只是靠着它的两条后腿站立了很短的时间，上半身又缓缓地落了下来，稳稳当地骑在前面那条水牛的背上。本来是一前一后的两条牛，此时已变成一上一下两条牛了。在上面的水牛冲击和压迫下，下面的水牛不愠怒、不抵抗，两条后腿只略微弯曲了一下，很快又伸直，心甘情愿而又十分温顺地接受了这种冲击和压迫。几乎就在同一瞬间，骑在上面的牛像变戏法似的，从它的胯下弹射出一支粉红色的近乎透明的肉柱，足有两尺长，准确无误地直抵另一条牛的胯部，插进了它的体内。

小林这时才恍然大悟，是牛在做爱！但是，为什么要做得这样粗鲁威猛、惊天动地呢？而且是在光天化日、众目睽睽之下！

小林看得过于投入，不小心，脚下一滑，仰面往后倒了下去。他深知倒下去的痛楚，更知道这会给别人留下说不完的笑话。殊不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两肩被一双手从后面托住了，脑壳正夹在两个软乎乎的东西之间，如枕在两堆海绵之中。他用力地挣扎，因为一双手抓不到什么东西，两只脚在地上蹬来蹬去，仍站不起来。但他估计，等牛慢慢做完了爱，他应该早就站起来了，晒谷坪里的人是不会发现的。哪知，两条牛图快活的事，一眨眼就完了，看热闹的人将注意力渐渐转移到他这边来了。

见此状，不知哪个男人喊了一声：“芹芝，把他抱起来罗！”

原来，托住小林的是个女人，叫芹芝。芹芝受到提示，向前猛跨一步，正要去抱小林，小林得到这股助力，顺势一侧身，双手一张，竟和叫芹芝的女人抱个正着。

晒谷坪里仍旧是那个声音又喊道：“牛才斗过架，你们又斗架，



芹芝，同他亲个嘴罗！”

见小林已翘翘超超地站了起来，芹芝趁机在他的手上掐了一把示个意，马上朝喊话的男人骂道：“皮癞子，你瞎了眼，是我不留神撞倒了他，你口里不干不净，难怪一世讨不到堂客！”

晒谷坪里一片笑声，那个叫皮癞子的男人笑得最厉害，笑得脑壳一晃一晃的，脑壳上蜕了癞疤的“晒谷坪”也一闪一闪地放出些亮光。

有人警告皮癞子：“这是上级派来搞四清的，专门清你这号没有堂客的人，还要清你跟哪些堂客们无聊过……”

皮癞子一听，吓得两肩一耸，把癞子脑壳埋进颈窝里，不敢再笑，悄悄地踱到人丛后面去了。

小林不敢四处乱望，只是埋头收拾地上的行李被包。

芹芝一眼看到他衬衣的肩头上挂开了一个口子，上面还有树枝树叶，便说道：“你的衣服挂破了，等下我帮你补一下。”

小林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不必要，不必要了。”

芹芝说：“你们当干部的，穿件烂衣服像个什么样子？我只几针就补好了，并不麻烦！”说着，提起地上的菜篮，又帮小林提了几样东西，领着他穿过晒谷坪，走到一栋农舍的屋檐下，将手上的东西往地上一放，端条凳子来让他坐下，很快拿来了针线，就着身子，帮他补起衣服来。小林别无选择，像幼儿园的小朋友，乖乖地听从她的摆布。

慌乱中，小林一直没有看清这个女人，现在他低着头，看见的只是这个女人的一双脚，穿着绣花青布鞋，没有穿袜子。他将眼光稍稍向上抬起，又看见了一条薄而短的裤子裹着的腿，丰满匀称，绝不是那种虚肥臃肿或枯瘦干瘪的腿。小林是个未婚青年，正派，他不敢在女人的禁区部位乱看，便抬眼不抬头，偷偷地把眼光往上移动……糟糕，他的眼光被一对高高隆起的東西挡住了。那对隆起的東西将这个女人上衣撑得高高的，她的身軀稍一挪动，那高高的隆起就在她衣服下面轻轻地颤动着。小林知道，这是乳房，女人的乳房，是女人的黄金部位。女人将男人第一眼迷住的，使男人们产生欲念、邪念甚至于堕落的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这个像谜一样的黄金部位。城市里的女人天生的狡诈，都故意把这个黄金部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而包裹物最关键的一层叫乳罩，小林机关里的女同志用隐语称它做“武装带”。眼前这个叫

芹芝的女人，很明显是没有系“武装带”的，而让她的一对高高的隆起物自由地、放纵地颤动，像山野里的花，无拘无束地、随意地开放，自由自在地在风中摇曳。

小林被眼前这道血肉构成的风景震慑了，顿时觉得一股无可名状的刺激布达全身，迅速地充塞了每一根毛细血管，浑身酥软又燥热难受；某个部位已完全失控，顽强地往上翘动起来，产生阵阵快乐的胀痛。他立刻记起了领导的一再告诫：在女人面前必须固守自己的堤防。但堤防出现了渗漏，领导并没有教授修补的办法啊！他只好自作主张，试图将眼光收回来。啊，见鬼，眼光已不接受指挥。他不能坐以待毙，因为始终没来得及看清这个女人的面孔，他便把她想象得很丑很丑，年龄在四十或五十以上……他作着种种假想，企图驱走罪恶的邪念。

突然，那个女人将可怕的隆起物触到他的肩上来来了，轻盈、温热，像一个充满了气的氢气球。他知道，这是最后咬断线头的动作，是两个身体迫不得已的短暂接触。虽然刚才跌倒时，头部也触到了这个，但当时是猝不及防无暇顾及的，谈不上什么感受，而这一次却像遭到了电击，全身麻胀。

此时，那叫芹芝的女人说道，嘿，补好了，小林才如梦方醒，一边站起来，一边说了谢谢。谢谢什么？是谢谢她补好了衣服，谢谢她扶起了自己，还是谢谢她掩饰自己看“牛斗架”受了惊吓？他只能说谢谢，这两个字能够统领、简化、模糊、掩饰内心中的所有含义。

面前的女人却笑了笑，像打耳语的轻轻说道：“以后哇，再莫看这样的牛斗架了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小林知道自己的脸上在发烧，烧到了耳朵两旁。他决心抬起头来，把这个洞察、善解人意的芹芝看个清楚。当他的目光扫向芹芝的一刹那，完了，小林魂飞魄散了……原来，这是一个和他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女人，他给她脸上设想的一切丑处并不存在，而是相反，相反得很远很远！

小林在下乡之前，就作好了思想准备，自己是城里人，是干部，还是工作组的副组长，和乡下的女社员打交道，眼光可以很平静，哪怕是再漂亮的女人，眼光都不必先退却。但是，现在这一切都不灵了，面前的女人太耀眼，如同灼热的太阳光将自己的眼光逼退了，但这个女人的笑容却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里。小

林把学过的词语努力搜寻了一遍，想找出一个合适的状语来规定这种笑：妩媚地，甜甜地，含情脉脉地……这都不准确，都是把某种感情色彩硬加到对方身上。她的笑并没有作什么暗示，没有传递某种信息。对，用“莞尔一笑”合适，这个词中性，准确，不会造成任何误会。但是，他又十分盼望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一场美丽的误会会发生在他和她之间。此时，他思想上的堤防已全面崩溃，他深恨这道堤防原来竟是一个“豆腐渣工程”。他立即在自己的大腿上重重地掐了一把，以示警诫，以停止这种非非之想。

“喂，好了吗？”是何组长在向小林打招呼。小林注意到，何组长招呼是向他打的，眼光却痴痴地停在芹芝身上。天晓得他注视芹芝有好久的时间了。一看他那大胆的、放肆的目光，小林很有些不自在。何组长是他的双重领导，在单位，他是副局长，在这里，又是组长。虽然这次到浏阳来搞“四清”运动，组织上破例给小林安了个副组长的头衔，但他晓得，这是组织上给他的一个阶梯，而且是虚拟的，要登上更高的一个台阶，还有待时日。何组长出身好，原先是当泥木工的，在城建局，没有一个不怕他的，连局长都要让他三分。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何组长，好色也出了名，平日里喜欢找漂亮的女同志个别谈话，关了办公室的门，一谈就是半天。此时，小林衷心希望何组长没有这种色眼，并且希望何组长把他分到这个生产队，蛇形生产队，哪怕它是化成美女的毒蛇或化成毒蛇的美女，他都深深地爱上了。

何组长决定，开头几天大家先吃住在大队部，选好了住户再下队。甄大队长早知道了这个精神，事先在大队部搭好了木板床铺，安排一个叫皮三爹的老信子做好了晚餐。

小林和蔡老、老卢、老宋住在民兵营办公室。蔡老年纪最大，快五十岁了，看起来像六十多岁，大家不叫他老蔡而叫蔡老。老卢叫卢德林，出来之前是郊区的一个大队干部，省委直属工作队在他那里搞了一年的“四清”，最先被解放过了关，这次才抽调到浏阳来的。老宋叫宋彬，文化局写戏的，是大家公认的文化人。小林和这三位比较投缘，从市委招待所集训起，他们就有些形影不离。

进屋后，他们很快开好了铺，但都不习惯这么早就睡觉。蔡老一边狠命地叭水烟袋，一边不停地咳嗽。老卢、老宋仰摊在床上想心事。小林占据了唯一的一张桌子，就着煤油灯写日记。他参加工作后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，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记下来，既可备



忘，又可提高写作能力。他今天要记的事很多，都是一生中难忘的，但他都不敢记。“牛斗架”、芹芝抱他，他从从容容地看到了一个女人美丽动人的躯体，这些事都很新鲜，使人激动、感奋，但有些事只能放在心里，不能写在纸上。纸上只能写祖国山河，形势大好，猪马牛羊，小麦水稻。浏阳风光实在太美，对，写风光，写成诗。他马上记起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几句话——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……刚想到这两句，却不记得是哪篇文章上的，作者是谁也不记得了，只好把笔杆子咬在口里发木。

老宋看到小林这个样子，说：“小林呐，难道你要把我们讲的一句句记下来，明天向何组长汇报？”

老卢立即从床铺上坐起来，说：“我凉他不敢。我们三个都是正式党员，我还是党小组长，只要他当叛徒记黑笔记，他转正的那一天，我们都不举手，他就要喊我们做爹爹。”

蔡老叼着水烟袋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这个副组长也是上面任命的，我不是挑拨关系，你见了何组长也不要吓得鸡崽仔一样，芝麻大点的事也要去汇报！”

小林急忙辩解：“黑笔记我从来没有记过，也没有告过黑状。我是看到浏阳山青水秀，想写首诗，写了半天就是不晓得怎么开头。”

老卢连忙说：“啊，原来是这样！诗我不懂，我只读过两年老书，就是私塾，除了几句诗云子曰，还记得一首诗：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小时候不懂，后来才晓得是谈爱的诗。现在还早得很，莫写诗，我们先扯卵弹。老宋是个文化人，一肚子诗，等下他随便告诉你几句就行了。”

老宋也坐了起来，连连摇手，说：“莫听他的，他是个卵弹琴。不过，功夫在诗外，先扯一下卵弹好，卵弹里头好多学问，对写诗有好处。”

蔡老提醒道：“扯卵弹可以，不准谈男女的事，这是上级一再强调了的。小林是个未婚青年，听多了会受影响的。”

老卢笑道：“哪有这样的事罗？扯几句卵弹就出作风上的问题，你看那水牛罗，一句卵弹都没有扯，不也出作风问题了！莫听蔡老的，他是个假正经。我们三个人是结了婚的，浏阳妹子长得再好，是壁上画的油饼，看得吃不得，吃了就违纪违法。你不同，还没有结婚，长得好的浏阳妹子，看了合适，搞完四清，拖一个回去结婚，保证不错。”

蔡老立即指出：“粮食咧？户口咧？我们供销社有个职工，只图浏阳妹子漂亮，找了一个结了婚，生了崽，到如今老婆到他这里住几天还要报户口。粮食两头都没有供应，议价的买不到就买黑市的，落得个黑市老婆议价崽。小林咧，莫图漂亮，漂亮当不得饭吃！”

老宋一阵子没插上嘴，忍不住说道：“蔡老有句话经常挂在口边，要想活得久，老婆要长得丑。漂亮的他找不到，才用这样的话安慰自己。哪个男子汉不喜欢漂亮女人？我哇，宁可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小林呐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讲真话，讲真话我们这些做叔叔伯伯的说不定以后可以帮得忙上。今天那个女的长得蛮漂亮，她抱你的时候，你动了心没有？那个女的好贤慧啦，还帮你补衣服！”

小林听到这里，心里一惊：老宋的眼睛好毒，好像看到别人心里去了。他回想了一下，幸好没有出什么漏子，于是，将两只耳朵捂起来，说：“你们都在逗我，把我的脑壳搞得稀乱的，我再不听了。”随后将灯吹灭，上床睡觉。好久，他才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接着，便迷迷糊糊地做了这个美丽的浏阳梦。

三

“看浏阳河去！”何组长高声向大家喊道。他昨天就是这样安排的——大队部过去不远就是浏阳河，想必大家都没有看过浏阳河，明天吃了早饭都去看一看，这样，全大队直的方向都走了一遍，对全大队就有个总的印象。

小林昨天睡得晚，下半夜又是巫山云雨、缱绻缠绵之事来入梦中，耽误了睡眠。他担心自己的脸色难看，怕别人又拿他开玩笑，出发的时候，故意走在大家的后面。他在寻找丢失的梦。梦中的一切虽然支离破碎，但人物、情节、环境，包括那只小白狗，还依稀记得起。他在心里骂蔡老，这个令人亢奋、回味无穷的浏阳梦，如果不是被他的咳嗽声破坏，说不定还会有一个尾巴，一个极其光明的尾巴！

从大队部走到浏阳河，要穿过一个大垅，跨过一条溪水。溪水是从蛇形生产队曲曲弯弯一路流过来的，通向浏阳河。溪水上

有一座油榨房，碾米、榨油都是利用那股溪水的力量。油榨房下方的溪床很深，溪水却很浅。溪水的下游横着一座小石山，很陡，溪水被它挡住，急剧地转了一个弯，隐没在一片灌木丛中。因而，溪水下游的出口并不畅达明朗，远远地看去，仍然是一座山的屏障。一直傍着溪水的小路，随着地势升上了山坡。山坡上有一片很大的竹林，几个人登上山坡时，竹林里忽地飞出一群不知名的鸟，拍打着漂亮的翅膀，发出悦耳的鸣叫，消逝在山的另一边。一条蛰伏在竹林里的大花蛇，也窸窸窣窣游了出来，钻进了草丛。

当他们定下神来，俯瞰着前方的时候，眼睛一个个都亮了。前方是一望无垠的平川，浏阳河横卧在中央，闪着粼粼的波光，静静地流淌。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也不知流到哪里去。似乎这是一条不为外人知晓的河，也似乎它有意不让外人知晓。河面上没有机帆船震天刺耳的嘟嘟声，也听不到声嘶力竭撑排拉纤的号子声。一只白色的水鸟掠过河面，嘎的一声飞走了。飘来几声悠悠缓缓的吱噜吱噜声，那是一只帆船或一只渔船的桨声。桨声渐渐远去，这里复归于一片宁静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、不尽长江滚滚来相比，浏阳河没有那种阳刚之气的壮美，同挟三湘注洞庭的湘江比，它没有那种桀骜不驯、张狂乖戾的脾性。浏阳河像一个深藏闺阁、羞于见人的处子，恬静娴淑。而此时此刻的浏阳河，蓝天白云之下，更像一位美貌的仙女，裸露着玉石般的身体，在天池里舒展洗浴。

何组长解开了衣襟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解开了衣襟，任河面上送过来的阵阵熏风，掀动着头发，吹拂着衣裳。宋彬感慨万端地念起诗来：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

一阵女人笑闹声在竹林中响起，由远而近。随着笑声，几个年轻的女人从竹林中走了出来，一见这里站着一些陌生的男人，立刻止住了笑声，一个个踟蹰不前。只见这些女人都戴着草帽，系着短围腰，腰身束得细细的，手上都挽着个竹篮，不知她们要去做什么。

内中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，好像说了几句什么，便走到前头，领着同伴，低着头，从工作队员们面前走了过去。走出几步，年纪较大的女人又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工作队的吗？”

队员们像小学生似的回答：“是的是的！”

一个年轻的妹子已经走出了很远，才高声介绍道：“她是我们队长的爱人咧！”说完，一扭头，和她的女伴们袅袅婷婷地走进了一座油茶林，咯咯咯的笑声又在那里面响了起来。